

名 优 之 恋

MING YOU ZHI LIAH

慈明和 著



名优之恋

慈明和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二七二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13,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550 册

ISBN 7-5407-0450-0/I·340

定价: 4.10元

目 录

花江传奇..... (1)

名优之恋..... (70)

最后一枪.....(143)

隐侠之死.....(191)

时髦的感情.....(253)

后 记.....(315)

花江传奇

京都（明代）

中华都城，自然是衣锦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大街曲巷，行人熙攘，车马辐辏，冠盖飞扬。

一轮夕阳渐渐从巍峨的宫殿屋顶沉没下去，喧哗的街市慢慢沉寂了。

夜浓中的京城空巷

杳无人迹，风吹枯叶在空中旋舞。

单调的打更梆声：“得，得……”由远而近，由近而远。

镜头摇过一排排高楼宅院，飞檐琉璃瓦。高墙下院落里的梧桐树在风中默默抖瑟。

夜风呼啸。

沉睡的宅院深处

突然浓烟滚滚，人声喧嚷。冲天的火焰，映红夜空。

雕龙画凤的房屋在劈劈啪啪、火舌乱窜的燃烧中轰然倒塌。

一块正在燃烧的门牌斜吊在大柱上，牌上可以看到尚未烧去的烫金大字：军械库。

木牌终于跌落下去，被火势吞噬了。

火光中，几个扛兵器的人慌慌张张从门口闪过。

地上，横七竖八地散落着刀戟弓箭之类的兵器。

慌乱的脚步飞快而过。

大臣方仪的后花园

石径假山、清池花木，罩上一层夜纱，隐隐约约看到它们的身姿。

院门大开，这群扛兵器的人争先恐后地拥进去。

院内八角凉亭里，方仪的部将方天贵握剑而立，目光阴沉，一双狼一样的眼睛闪着幽光。

兵器被扔进事先挖好的土坑中。众人七手八脚飞快地铲土覆盖。

方天贵提起一只写有“酒”字的桶走出凉亭，放在石阶上。

众人汗流浹背，面露喜色，方天贵从桶边搬出碗来，排成一行，每只都灌满后，他端起一碗邀请众人。

众人仰脖喝酒。

方天贵从碗上方看出去，露出一丝冷笑。

顷刻，饮者捂肚纷纷倒地翻滚挣扎，其状惨不忍睹。

一碗酒泼到地上，方天贵拔剑朝尚有一口气的未死者补一剑。

坑旁枕尸狼藉，一切恢复了平静。

大臣方仪的内室 夜

一支龙涎香燃起袅袅烟柱。

室内陈设富丽堂皇。方仪坐在太师椅上，背对着跪在地上的方天贵，威严低沉地：“斩草除根，一个也不能放过。”

“是！在下明白了。”方天贵叩首应答。

大臣黄文章家内外 凌晨时分

执刀的士兵到处翻箱倒柜地查抄。

桌椅倾歪，遍地狼藉。

几名家人、女眷被押出门外。

方天贵挺剑冲进屋里，环顾四周，眼光停在香案上面的一块砚台上。

方天贵好奇地拿起砚台观赏，突然发现了什么，死死盯着砚台……

京城城郊路上

铅色的云朵狰狞如兽在天空奔涌。

一辆刑车缓缓而来，刑车上露出一位鬓发斑白的老人脑袋，犯人痛苦地闭上眼睛。

刀斧手威风凛凛地捧着利斧。

车轮沉重地滚动。

旁白：壮人黄文章因抗倭立下战功，官至军库总督，因其忠直刚烈，被大臣方仪所忌恨。方仪一手制造了军库焚火案，此案震动朝廷内外，黄文章惨遭诬陷，满门抄斩，全家只有最小的儿子黄桂亮逃出虎口，幸免遇难。

城楼

夜虫唧唧。

沿城墙吊下一只竹筐，黄桂亮从筐里跳出来，含泪向楼上模糊的人影挥手告别，匆匆隐入夜色中。

天已放亮，方天贵轻装挂甲，领数骑人马冲出城门，追捕黄桂亮。

马蹄踏踏，尘土飞扬……

一组黄桂亮逃难的叠印镜头

大江边，落日余晖洒在山野。黄桂亮拖着长长的影子沿岸踟蹰。细碎的浪花水沫溅湿了他的脚。

大雪纷飞，山间的小路上，黄桂亮艰难地移动脚步。白雪皑皑的远山尽头，留下一个小小的灰点。

大雨滂沱，一双赤脚在泥泞中跋涉，黄桂亮愁苦的脸上淌着雨水。

大雁从空中嘎嘎飞过，秋风摇下无尽的树叶。黄桂亮从山间古庙里走出来，整整唯一的小包袱，茫然上路。

驿道

带着捉拿钦犯黄桂亮的紧急行文，纵马飞奔的方天贵正在日夜兼程，马队杀气腾腾扑来。

躲闪回避的行人面面相觑。

沿途各州府的官员反应（人像特写）

有神色大变，有痛心疾首，也有幸灾乐祸，各种脸谱迅速变化闪现。

画外一直敲响叩人心弦的马蹄声。

桂城

小城千户，房屋叠错，田野宽广，轩豁秀丽，花江穿城而过。

繁枝密叶的大榕树冠盖如伞，垂立在城门口的江边。

黄桂亮风尘仆仆从远山峰里走下来，踟蹰着挤进市集。

临江的市集，行人摩肩接踵，熙攘穿梭。

桂城花江紧紧相依，它是连接山区和平原的一个商埠重镇。来自江下游的平原地区的汉族商人长袍宽袖，有的停在生意摊前谈生意，有的留心四望。挑着蔬菜担和背着皮货的山民混杂穿行。

小贩们大声吆喝：“八角，罗汉果，蛤蚧！”

绸衣飘然的土官女眷，卧在四抬竹轿上掩鼻而去。

扛着大捆毛竹的山民小心翼翼拣人稀少之处走着。

黄桂亮在人丛中看得眼花缭乱，穿过市集，来到一条骑楼大街，更是人马塞途，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店铺，招牌花样百出。

走到街尾，又是别有风味，算命测字的，献舞卖唱的，耍蛇卖药的，卖儿鬻女的，无所不有。

土官马威的府邸

楼宅叠错，雕梁回绕，亭台花园，另是一番富贵气。

房里陈设粗俗，墙上挂满诸如秦叔宝，狄青之类的历朝传奇武将的拓印画像，松明的烟火已将它们熏得近乎黄黑了。门上的钟馗像，虽然与汉族的传统画法近似，模样却显得凶恶些。

马威手执信札，穿着汉人的官服，神态严肃，来回踱步，嘴里自言自语道：“黄文章，黄文章！”一会儿坐在虎皮铺垫的太师椅上，又将信札展开。

画外旁白：“马威兄，文章在朝事君十余年，勤勤恳恳，不料朝中政事多变，汉官中有人仇视壮人，与方仪沆瀣一气，军库焚火一案，文章冤情似海，难以尽诉。小儿桂亮

倘能虎口余生，托请多多照应，九泉之下不忘深恩，门外官兵已至，劫难在临，匆匆……”

马威收起信，又自语道：“黄文章！黄文章！”片刻，马威高喊：“来人！”

管家应声而来：“老爷！”

马威：“此信何来？”

“户部覃大人密托人专程送来的。”管家小声地说。

马威：“查访黄文章之子黄桂亮，一旦有息，立即带到家来！”

管家翻翻眼，吞吐道：“启禀老爷，黄文章京都失事，祸没九族，人人闻风丧胆，还请老爷三思……”

马威犹豫片刻：“那么，秘密查访，不得声张就是了！”

管家迟疑地：“这个……”

马威摇摇头：“老友托孤，不得不为！”

管家躬身而去。

马威目送管家走出，站起来，捻须踱步，显然仍在为黄桂亮的事伤神。

“京都差官方天贵到！”门外大声禀报。

马威惊诧。

“京都差官方天贵到！”门外再次禀报。

马威略整衣冠，威严地：“有请！”

管家复又进来，为方天贵整坐椅。

方天贵披挂铠甲，急匆匆走入。

方马礼见之后，分宾主就坐。不待马威有问，方天贵就目中无人地：“钦命下官方某追捕逃犯黄桂亮，扰及贵府，此乃公务在身，皆不由己”

马威张口结舌，看看管家，

管家看看马威，又看看方天贵。

马威：“有失远迎，在下惶恐，在下惶恐！”说着竟然真的拭起汗来。

方天贵不解地看着马威。

管家机灵地凑近马威：“老爷可是贵恙发作？”

马威含糊地点点头。

马威家大门前

黄桂亮从闹市走来，站在远处人丛中朝这里张望，犹豫着如何去见马威，希望能得到马威的保护，脱离目前这种亡命生活。

他忽然神色骤变，闪身入后。

方天贵耀武扬威地率官兵步出马家大门，马威站在石阶上打恭作揖相送。

黄桂亮向后挪动脚步，准备潜逃。

街市上

几名差役鸣锣过市，锣声咣咣，惊动市人尽皆回首。

差役甲：“注意了，钦命捉拿要犯黄桂亮，有窝藏者斩——”

竹林酒家

绿雾翻卷，竹枝吱呀摇曳。

竹梢儿上挑出一杆“酒”字旗，迎风飘拂。

一伙兵丁粗暴地拥入茅房小店。

屋中的饮者惊恐不知所措。

打碎的酒杯。

柜台里，酒家妇怀中的孩子哇哇大哭。酒家妇哄弄孩子

不止。

兵丁们在饮者中搜寻着。

某山寨

兵丁从竹楼拖出一个青年人。

青年人愤然怒视。

方天贵骑在马上，仔细辨认，然后一挥手，兵丁放开青年人，紧跟方天贵而去。

青年人从地上爬起，责骂。

山间萧索的古庙

黄桂亮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来。

方天贵与几个兵丁正在庙里休息，突然他大叫一声：

“抓住他！”

黄桂亮拔腿飞奔而逃。

兵丁们发疯般追出来。

花江

薄雾如纱，山水迷蒙。

远远地，从山水间漾出一曲豪壮的男子歌声。

歌声：

尼呀罗——

轻舟出花江，

壮歌入山乡，

流云飞花四季春，

天堂不如我家乡。

青峰缓移。

碧水泛起轻轻的涟漪。

随着歌声接近，于山水间曳出一叶渔舟。

男声刚落，女声又起。

歌声，

尼呀罗——

上山打虎狼，

下河网鱼虾，

逍遥天地间，

敢与官家论高下。

大橹击水。

吱吱呀呀搅动的橹，蓬起的浪，搅碎了山影；云影，水影……

舟上。白发银须的金嗓伯摇着大橹，笑意盈盈。他依着大橹一伏一仰。神情怡然，如同醉了一般合上眼睛，无限笑意留在嘴角、眉梢。

歌声止了。金嗓伯依然机械地摇着，神态如醉如痴。

“咯咯——”武妹笑了。她手拄鱼叉，背对观众，穿着红艳的紧身小袄，腰系围裙，背持箭袋，笑得弯腰曲背，那体态，线条，丰满引人。

“笑，傻笑！”金嗓伯乐呵呵地假嗔道。

镜头反打，武妹面对观众。她，丰润的脸庞，坚强的小巧嘴巴，秀眉，清目。频笑间英气勃勃。

“我笑阿爹唱歌入了神！”

“才不呢，唱歌都不忘与官家争斗！”

“你不服官家？”

“我？没那许多功夫！”金噪伯笑着，又合上眼睛，随着一俯一仰的摇橹动作，又悠悠扬扬地唱了起来。

歌声：

尼呀罗——

朝踏迷雾路，

暮披彩霞装，

捕鱼射猎无闲暇，

乐业安居日月长。

武妹抿嘴一笑，对金噪伯摇摇手，迅速扭过头去。

一条大鱼跃出水面。

金噪伯住橹，凝神儿望着漾漾水面。

武妹举起鱼叉，注视着水面。

金噪伯钻进船舱，一会儿拿出一杆水烟筒，看着武妹，悠闲地装上一口烟。

鱼叉疾若流星，向水中投去。

船儿轻轻摇晃着。

水面上，叉柄沉浮。

金噪伯美滋滋地喷出一口烟，烟雾从脸上荡开去。鱼价跌啦，得张罗着去打猎，野兽又值钱啦。

武妹从箭袋里掏出锦绳，望水中叉柄一抛。

锦绳绕住叉柄。

武妹拉绳，从水中提起叉柄，一尾大鱼在叉头摆动。

武妹得意地将鱼倒举着伸到金噪伯的鼻尖儿前，自己也凑上脸去逗趣：“喏！大不大？”

金噪伯猝不及防，让摇摆的鱼尾拍着额头，鱼尾反过来又拍在武妹额头上。

武妹格格地笑个不停。

金噪伯做了个怪相，摸摸额头，哭笑不得地：“死妹仔，看我不揍你！”

武妹绕着船弦，入舱。

看着武妹，金噪伯自得地笑了。

舱口飞出武妹的歌。

歌声：

尼呀罗——

彩线绣壮锦，

绣朵英雄花，

有情阿哥来，

不许乘舟要骑马！

山路上

方天贵纵马而来，随从捕快尾随其后。

马蹄腾起，方天贵勒马。

天贵东张西望。

山林耸峙，青竹荫蔽。

随从捕快左右出道，攀枝附崖，四处了望。

花江壁画

秀峰出水，青崖如壁。

霞光给壁画镀上一层金光。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石像闪过镜头。有骑马挺戟的武士，有合掌念经的僧人，有仙女飞

天，有荷担农夫……神匠鬼斧，巧夺天工。

舟行壁下，飘飘然。

武妹仰首，壁画。

壁面中武士跃马挺戟。

金噪伯望着武妹。

金噪伯：“喜欢哪个？”

武妹回头对金噪伯笑笑，手指石壁：“武士！”

金噪伯举头。

石壁上武士跃马挺戟，栩栩如生。

山路

小路盘山，依崖临江。

黄桂亮衣衫残破，形容疲倦，跌跌撞撞从石崖后闪出来。

豆大的汗珠布满脏污的脸上。

马蹄声传来。

惊恐的眼睛。

赤脚迅速地在怪石上移动。

怪石上血迹斑斑。

江面船上

金噪伯手搭遮阳，朝山路上望去。

武妹顺着金噪伯的眼光望去：“哎呀，又是捕人！”

金噪伯摇摇头，坐下，操起烟筒。

武妹专注地张望着，情不自禁地抹抹衣袖，紧紧腰围带子。

金噪伯握着烟筒，看着武妹：“不愧是道士师傅教了你

多年，一见这事就手儿痒痒？”

山路丛林里

黄桂亮惊恐地看着捕快靠近自己。

黄桂亮挪动脚步，手中的草连根拔了起来。黄桂亮“啊呀！”一声，背仰着滚下山坡。

“这里！这里！”捕快大叫着扑到路边。

黄桂亮在草丛里翻滚着。

江面船上

金噪伯悚然站起。

武妹：“不好，快！救人！”

金噪伯喃喃自语：“这种事天天有，我们能救得过来？”

武妹猛摇大橹。

小船向黄桂亮落崖方向窜去。

武妹：“救一个，算一个！”

“阿爹！”武妹急了，“这不是我们惹是非，是他们把是非送到我们的眼前，我们不得不管！”

金噪伯觉得有道理，接过大橹。

武妹踏上船头眺望。

江岸

黄桂亮衣衫残破，手脸带血，蜷曲在沙滩上，痛苦地挣蠕动。

山路

两个捕快在崖边探头，畏怯不下。

方天贵突然凶狠地挥鞭，一人一鞭，捕快糊里糊涂滚下去。

方天贵看看滚下石崖的捕快，又看看随从。

随从畏葸不前。

方天贵拔刀出鞘，割下几根马缰，接在他自己的马缰上，瞪一眼随从，自己拽缰下坡。

战马嘶鸣着，僵起脖颈。

靠岸的小船上

武妹纵步跳下，跑向黄桂亮。

二捕快跌倒在沙滩上，看到了武妹要救人，极力挣扎着要上来。

武妹飞快抱起黄桂亮。

金噪伯跑来，背起黄桂亮。

“抓住他！抓住他！”一捕快伏地大叫，自己却挣扎不起来。

另一捕快终于站起来，凶狠地挺起腰刀，逼向武妹。

武妹护着金噪伯上船，伸手从腰里掏出锦绳。

方天贵下得崖来，喝令捕快：“快，抓住！”

捕快挺刀扑向武妹。

武妹飞步站定船头，一甩手锦绳飞出。

一道红影在捕快面前一晃，锦绳就缠住了捕快的脖子。

武妹猛力一拽。

捕快大叫着倒地。

金噪伯着力撑船。

捕快被拖在沙地上，刀也掉了。两手胡乱地解着脖子上的绳子。